

王晓秦 著

上卷

铁血残阳

李鸿章



铁血残阳

李鸿章

上卷

王晓秦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铁血残阳李鸿章. 上 / 王晓秦著. —北京: 朝华出版社,
2007. 9

ISBN 978-7-5054-1748-9

I. 铁… II. 王…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39088 号

铁血残阳李鸿章

作 者 王晓秦

出 版 人 郭林祥

责任编辑 郭林祥

责任印制 赵 岭

封面设计 吴鸿南

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

电 话 (010) 68433188 (总编室) 68433141 (编辑部)

(010) 68413840 68433213 (发行部)

传 真 (010) 88415258 (发行部)

网 址 www.mgpublishers.com

印 刷 北京鑫丰华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00 1/16 字 数 380 千字

印 张 25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装 别 平

书 号 ISBN 978-7-5054-1748-9

定 价 (全二册) 69.00 元



作者王晓秦





婉转随人盖九年 三千里外欲封侯
坐镇北洋牵朝纲 一误流光悔后迟

内容简介

本书以李鸿章为主角，写了晚清的四次战争：太平天国战争、捻军战争、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时间跨度四十二年，从李鸿章三十岁写到七十二岁。全书共四卷八十二章。第一卷“婉转随人盖九年”，写李鸿章为吕贤基、周天爵、福济和曾国藩四任钦差大臣和封疆大吏参赞佐幕的经历；第二卷“三千里外欲封侯”，写李鸿章组建淮军，与曾国藩、曾国荃共同扑剿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第三卷“坐镇北洋牵朝纲”，写兴办洋务、日军侵略台湾和中法战争；第四卷“一误流光悔后迟”，写中日甲午战争。

本书场面宏大，构思独特，晚清的重要人物几乎全都粉墨登场。作者文笔老辣凝重，善于把握人物众多的大场面和战争场面，用大喜大怒大慈大悲大诉大怨的手法勾勒出一个荡气回肠的晚清大故事。帝王的自负与颠预，权臣的谨慎与猜忌，封疆大吏的谋略与迁延，前敌将领的勇猛与胆怯，胥吏的狡猾与刁钻，愚民的冷漠与皮顽，百姓的张惶与无奈，洋人的骄矜与傲慢，像连环扣似地绞拧在一起。作者利用场景的转换和人物对话把重大的历史事件串接起来，写得跌宕起伏，大回大转。

作者选配了340余幅晚清老照片和插图。书中的部分人物和重要战场、宫阙、会馆、炮台、服装、枪炮、军械、兵舰都有写真照片，部分照片十分罕见，作者为照片写了简明扼要的说明文字，使本书显得图文并茂。

目录

第 1 卷

婉转随人盖九年 / 1

- 第一章 吕贤基临危受命 李鸿章投笔从戎 / 3
- 第二章 团练大臣抵达合肥 七品编修返归故里 / 11
- 第三章 随天大天扯旗造反 巡抚大人借力乡勇 / 23
- 第四章 七大圩主合力剿捻 官军乡勇当阵对峙 / 32
- 第五章 周盛波刀劈陆遐龄 众乡勇血洗旗杆村 / 39
- 第六章 朝廷捉襟见肘 幕客巧开财源 / 46
- 第七章 押送厘金踏访炀帝陵 酒后失言道员遭冤杀 / 56
- 第八章 英公使探访天京 骄天王辱慢洋人 / 66
- 第九章 太平军攻克舒城 吕贤基劈印自刎 / 77
- 第十章 左右无靠心绪茫然 先奸后娶险生激变 / 83
- 第十一章 刘铭传逞威蚌埠镇 解埠商随机巧周旋 / 94
- 第十二章 李鸿章投靠福济 磨店乡毁于兵燹 / 106
- 第十三章 满汉合力攻含山 佐领意外受超擢 / 113
- 第十四章 李家父军中病歿 福巡抚夺情留人 / 122
- 第十五章 鸱张拔扈天怒人怨 睚眦相报同室操戈 / 130
- 第十六章 杀臣子天王度难关 战局缓少荃丁父忧 / 139
- 第十七章 候补官贱卖顶戴 记名道茫无指归 / 149
- 第十八章 李鸿章投奔座师 曾国藩训导门生 / 156
- 第十九章 英法联军兵临城下 咸丰皇帝巡幸木兰 / 169
- 第二十章 廷枢动荡扑朔迷离 总督谨慎应对变局 / 178
- 第二十一章 筹办安庆军械所 弹劾门第鼎盛人 / 189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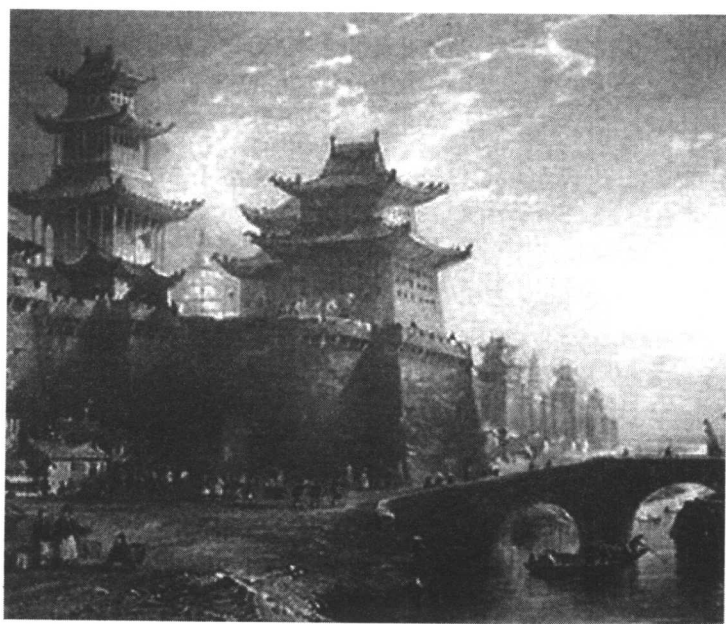
第 2 卷

三千里外欲封侯 / 197

- 第二十二章 钱鼎铭千里求援 李鸿章招募淮勇 / 199
- 第二十三章 督率淮军赴上海 初识华尔常胜军 / 215
- 第二十四章 上海战局蹇涩 天京连声告急 / 224
- 第二十五章 常胜军讨要赏银 李巡抚驾御洋酋 / 234
- 第二十六章 怡和码头验收洋枪 上海海关针插不入 / 243
- 第二十七章 洋总兵命丧慈溪城 白齐文抢劫海关道 / 255
- 第二十八章 布罗网缉拿洋逆贼 借客将管带常胜军 / 263
- 第二十九章 洋澄湖上订密约 叛将恻隐走忠王 / 272
- 第三十章 程学启苏州杀降 常胜军事端再起 / 283
- 第三十一章 金陵禁脔不容染指 执拗九帅笨法攻城 / 292
- 第三十二章 天京城土崩瓦解 李忠王情急突围 / 303
- 第三十三章 李秀成从容就义 曾国藩删改手稿 / 311
- 第三十四章 湘军大功告成 九帅激流勇退 / 316
- 第三十五章 曾国藩北上剿捻 李鸿章宴请恩师 / 323
- 第三十六章 友军火并 名将难御 / 331
- 第三十七章 抽厘金遭遇参劾 写抗疏严辞辩折 / 339
- 第三十八章 曾国藩劳师糜饷 李鸿章变计运筹 / 345
- 第三十九章 控扼胶莱 倒守运河 / 352
- 第四十章 大功薄赏将领愤懑 济宁聚讼少帅为难 / 363
- 第四十一章 大潜山人矫情 曾、李双请名将 / 375
- 第四十二章 龙王庙里祈风求雨 陡骇河畔全歼西捻 / 383



第一卷 婉转随人盖九年



清代北京西直门

(英国画家 W. 亚历山大 1793 年来华时的写生画)

第一章 吕贤基临危受命 李鸿章投笔从戎

咸丰三年（1853）二月，北京地区春寒料峭，苍穹灰暗，京畿一带的田野空旷寂寥。西北风裹着浮尘黄沙一阵阵扑面而来，城内间巷烟筒冒出的缕缕炊烟被寒气挟裹着，在灰蒙蒙的屋顶和光秃秃的老树上打转盘旋，把整个京城笼罩在一片黄尘雾霭中。街上行人不多，有的穿着夹袍戴着耳套慢吞吞徜徉，有的缩脖袖手急匆匆趑趄行，有卖炭佬牵着骡车时断时续高声叫卖，更有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流民乞丐呼群引类，东一窝西一群地游闲乞讨。

翰林院是康熙皇帝钦定的三品衙门，位于东江米巷①北面，是前明正统七年（1442）营造的老院落。院内殿阁飞檐翘顶，古香古色，松柏参天，黑漆铜环大门里是一进又一进的深深庭院，每进院落都有宽大轩敞的中殿，两侧是鳞次栉比的朝房。御前会议记录、朝廷文诰、大臣奏稿、军机处和六部三院的政令、章程等都要送到这里分类存档编制成册。翰林的官位不高，却是经过乡试会试殿试遴选出来的饱学之士，笔参造化学究天人，消息灵通手眼通天，凡是诉诸文字的国家大事，他们没有不知道的，连后宫的奇闻佚事、风语流言也会传入耳廓。每逢有消息传来，大家难免要议论一番，高兴了夸夸，不高兴骂骂，清谈加闲扯，反正用不着承担责任。

3

这天下午，李鸿章、赵昀、沈桂芬等几个同室翰林奉命抄录工部编制的战船、驿船、渡船和救生船预算，离散班还有一个时辰，所有文牍都已做完。公干完了，但不能提前溜号，李鸿章闲极无聊，站起身在青砖地上来回踱步，望着窗外阴冷的天。他是丁未（1847）科的二甲进士，字少荃，年方三十，长身鹤立，宽额广颡，两道长弧眉一对细长眼，下巴上留着疏疏朗朗的胡须，一根又黑又粗的麻花辫子披在身后。他二十五岁考中进士，按士子们的说法，是运气极旺的人，因为在同室翰林里年纪最轻，故而尊称别人为“兄台”：

“诸位兄台，来点儿古记如何？”所谓“古记”就是讲前人的笑话，但笑话宜雅不宜俗，否则有失翰林身份。

几个翰林来了精神，沈桂芬摸了痒得黢青的脑门，附会道：“好呀，你出个题目。”李鸿章用木尺敲着掌心，眼珠一转：“就叫‘人不可貌相’，如何？”然后一转脸：“请沈兄先来一段。”

沈桂芬长着一张瘦长脸，身子瘦得像一支毛笔杆，脸上胡须刮得净尽，

他将屁股后的袍子一撩，坐在加官椅上，轻叩长案道：“让我来一段我就来一段，讲一则状元公的古记。康熙八年，浙江湖州府举子蔡启傅公车进京会试，途经淮安府山阳县，山阳县令是他的乡试同年，他到县衙投了名刺，准备拜访，门房见他破帽旧衣，其貌不扬，但名刺上写着‘举人某某’，不便梗阻，还是进去通报。山阳县令知道蔡某出身贫寒，以为是来打秋风的，在名刺上批了四个字：‘查明回报’。门房心领神会：县太尊不愿见，但不便直接回绝。于是他来了一番仔细盘查，恨不得把蔡某人的祖宗八代都问一遍。蔡启傅勃然大怒，拂袖而去。第二年庚戌科会试，蔡启傅大魁天下，中了状元，山阳县令这才知道得罪贵人了，赶紧修书一封，附上一份厚礼，想修弥前非。蔡启傅也够绝的，在礼贴上批了二十八个字：

一肩行李上长安，风雪谁怜范叔寒？

寄语山阳贤令尹，查明须向榜头看。”

众人一阵笑声。

沈桂芬道：“少荃，我讲完了，该你来一段了。”

李鸿章也不谦让，用木尺敲着掌心：“我讲一段乾隆朝的古记，给大家开心。江西举子刘凤浩经过三场文战，及第三鼎甲，探花郎。乾隆皇帝赐宴新科进士时，发现他瞎了一只眼，立即看瘪了他，出了一个又刁又狠的对子：

北宋寇莱公，双天官，双管齐下著诗书。

刘凤浩知道皇上在讥笑他，但不能流露不满，灵机一动，转眼对出：

大清刘凤浩，一目人，一目了然读文章。

乾隆皇帝出了一个更露骨的上联：

独眼不登龙虎榜。

刘凤浩立即接口：

半月依旧照乾隆。

皇上脸上这才有了笑容：

东启明，西长庚，南箕北斗，朕乃摘星汉。

刘凤浩颌首应对：

春牡丹，夏芍药，秋菊冬梅，臣是探花郎。”

众人又是一阵笑声。轮到赵昀了，赵昀四十岁，在同室翰林中岁数最大，安徽巢县人，与李鸿章来自同一省，他个子不高，身体微胖，出身于名门望族，父亲赵文楷是嘉庆元年会试状元。赵昀把毛笔往竹筒里一掷，拈着八字须，嘿嘿一笑：“那我就说一段，给大家解闷儿。”说罢呷了一口酽茶：“但我不说古记，就说咱们中的一位，讲一讲少荃的雅事。”

大家一听他要讲李鸿章的雅事，眼睛全都睁得大大的。

“六年前我和少荃一起公车赴京会试，到了保定府，那天偏巧有钦差南巡，带了大群跟班，驿站里住满了人。驿丞说了一车好话，指点我们五六个安徽举子到附近一家刘举人家投宿。刘举人约摸有五十岁，四次会试全都败北，绝了仕途竞进之心。此公家境优裕，恃才傲物，谁都看不起。他见我们几个举子叩门求宿，说：我出个上联，你们对得出，就留宿，若对不出，请另投他门：

树大权多，不宿无毛禽鸟。

这分明是挑衅！我们几个举子气得要命，少荃兄见刘举人如此刻薄刁钻，立即反唇相讥：

滩平水浅，难藏有角蛟龙。

说罢扭头就走。刘举人知道碰上厉害的主了，紧追两步，问道：敢问先生贵姓。少荃兄不卑不亢：

骑青牛，过函谷，老子姓李。

然后反问：请问先生贵姓？刘举人也够敏捷的，立即应对：

斩白蛇，兴汉室，高祖姓刘。”

几个翰林呵呵大笑，屋里气氛立即活泛起来。

沈桂芬冲着李鸿章伸出拇指：“少荃兄，没想到你有这种快才急智！”

其他几个翰林也鼓掌附会：“好！刘举人不简单”，“少荃兄更是出类拔萃！”

李鸿章笑眯眯摇着木尺：“见笑见笑，谬夸谬夸。我称老子，刘举人称高祖，还是被他占了便宜。”

一个翰林好奇问道：“后来呢？”

赵昀一笑：“后来——当然留宿了！”

众人正在说得热闹，突然一阵冷风袭来，编修陈鼎一挑棉帘急火火一步跨进：“大事不好！粤寇攻陷安庆了！”

李鸿章吃了一惊，抬头问道：“唔，消息可准确？”庆安是安徽首府，他是安徽合肥人，自然关心家乡事。

陈鼎把紫金红顶官帽一摘，掏出帕子擦了擦额上细汗：“六百里快递，安徽巡抚蒋文庆大人殉国了。”

赵昀和沈桂芬等人一听安庆丢了，全都围了过来。

近些天来，翰林们议论最多的是南方战事。两年前洪秀全、杨秀清在广西扯旗造反，广西巡抚郑祖琛玩忽职守隐匿不报，以为那不过是一场小规模

大，弹压不住，招抚更难，郑祖琛才与两广总督徐广晋联衔奏报，但依然轻描淡写，只说“会匪在桂作乱”，连它的名称“拜上帝会”都未提及。广西绅民对郑祖琛大失所望，选派代表千里迢迢到京城伏阙陈奏，控诉郑祖琛“欺饰弥缝，蒙贼酿乱”，朝廷才知道广西糜烂了。咸丰皇帝急调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镇压广西“匪乱”，没想到他在赴任途中病逝。最令人吃惊的是，太平军声势滔天，出广西，入湖南，攻武昌，围安庆，一路攻城拔寨连战连捷，把官军打得心惊胆战。各省官员以避难为固然，士兵以逃死为长策。但朝廷在安庆和九江一带聚集了数万重兵，安庆城池大城坚，兵甲星稠，又有长江天堑拱卫，江面上有长江水师协防，谁都认为安庆城廓重阊，固若金汤，没想到说丢就丢了。

李鸿章一脸嗟讶：“两江总督陆建瀛不是在长江上防堵吗？”

陈鼎道：“陆大人吓傻了，撤了马步军独自一人逃到江宁。江宁将军祥后大人参了他一本，折子今天早晨送到军机处。我看，陆大人的顶戴保不住了。”

赵昀是安徽巢县人，听说安徽首府沦陷了，吓了一跳，巢县距安庆仅三百多里，兵火无情，说烧过去就烧过去，他赶紧凑过去细听。待陈鼎把听来的消息有鼻子有眼讲完，赵昀越发悬揣不安，捻着胡须道：“两淮的捻子也越闹越厉害，要是粤寇与捻寇南北联合上下齐手，长江南北就全糜烂了，非得发大兵进剿不可。”“捻”是安徽方言，意思是“股”，专指聚众造反的一股股流民。朝廷称太平军为“粤寇”，称两淮的捻子为“捻寇”。

李鸿章的两道眉毛拧成一个疙瘩：“两淮是民风剽悍之地，去春以来蝗灾肆虐水旱交加，地方官吏不能体会圣意，悖理蔑法不知赈济，反而贪酷横暴，陷入绝境的饥民还能不聚捻闹事？”

沈桂芬发出一声喟叹：“世道浇漓呀！叛民四起，国无劲旅，营兵编氓，都是萎靡之徒。这种局势，只要出一个李自成式的人物，一夫倡乱万人竞从，饿急眼的佃户流民立马就敢抄起锄头镰刀铤而走险，洪水滔天般的跟着瞎闹，地痞刁棍穷极无赖也趁火打劫，吃大户抢富豪，一直闹得村村起火镇镇冒烟，派多少兵花多少银子都难以剿平。”

陈鼎对李鸿章说：“皇上、军机大臣、六部三院的堂官郎官们都在宫里会议，吕贤基大人也去了。少荃，散班后你打探一下，看朝廷有什么对策。”李鸿章与吕贤基的关系非同一般。吕贤基与他的父亲李文安是同乡同年，吕贤基官居工部右侍郎兼署刑部左侍郎，李文安在刑部任都捕司郎中，记名御史，二人交谊极深。

李鸿章心里像浸在滚油里一样混沌，讲故事、谈雅趣的兴致烟消云散，

他长嘘了一口气：“一个拜上帝会，乱了广西乱湖南，打了湖北打安徽，纵横捭阖如入无人之境，天下督抚提镇硬是没办法。可惜呀，我们这班文学侍从像纸蠹虫似的，咬文嚼字舞文弄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天下大乱。”

赵昀酸着脸道：“说不定哪天朝廷想起谁，派几个翰林出入军营赞襄军务呢。”

说话间到了酉时二刻，天色渐暗，大家戴上帽子，冒着春寒，鱼贯出了翰林院。李鸿章准备先到吕贤基家打探消息，然后再回家。他叫了一辆骡车，付了十枚“道光通宝”铜钱，车夫一扬鞭子，不消一刻便到了东总布胡同。

在“皇亲国戚满街走，三品四品贱如狗”的京城，吕贤基算不上显赫人物，宅邸也不显扬，只是一座灰墙小瓦的二进四合院。顺治皇上入驻北京时曾有旨意，只有旗人才能住在内城，汉人一律迁往外城。二百多年来，龙子龙孙和八旗子弟代代繁衍，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成百上千，内城地面瓜分净尽，连晚封的王爷都不得不在城外修建府邸。但汉臣们都住外城有许多不便之处，皇上碰到急事非得派人出城传唤，耽搁时间不说，有时还会误事。所以，朝廷在东华门外的东总布胡同和西总布胡同盖了几十套四合院，清一色的官产房，专供二品以上汉员居住。汉臣与皇亲国戚不同，皇亲国戚以京师为家，世世相守代代相传，汉臣则是朝廷命官，一道谕旨就得出京，山南海北满天下办差，故而很少有在京城置办房产的，他们宁愿把钱寄回老家修豪宅筑大院，也不肯把银子虚掷在北京。

吕府的黑漆宅门上有两行烫金楹联：“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李鸿章见那两行字便知到了，他跳下骡车，叩响门环。门子贾二东拉开门缝，见是李鸿章，一口京腔道：“哟，是李二爷！老爷刚才还说要我到府上找您，没想到您就来了。”

“吕大人可好？”李鸿章哈着寒气，一面往里走一面问。贾二东连声道：“好，好，只是有点儿急火。您不是外人，自己进去吧。”

李鸿章刚一绕过影壁就听见女人的哭声，吕贤基不耐烦地吼道：“哭哭哭，哭什么！我还没死呢！”李鸿章不知出了什么事，犹豫一下没敢进屋。贾二东怕老爷尴尬，站在天井里高喊一声：“李二爷来了！”堂内哭声嘎然而止。不一会儿，丫环秋水推开堂屋门，支起防寒棉帘，说了声：“李二爷请。”

堂屋是典型的宦家布置，正中立着一张楠木大方桌，桌上摆着青花细瓷茶具，周匝有几张红漆木椅，对面墙上挂着康熙朝宫廷画家王原祁的“登山览胜观日图”，两旁是内阁学士工部尚书翁心存题写的对联：“岚气绰约绕

重峰，晚枫回波映绛云”，横批是“恩中日中来”。翁心存是道光皇帝和咸丰皇帝的老师，也是吕贤基的上司，一笔字写得圆转锋藏，骨肉丰匀。

吕贤基归来不久，还未脱去朝服，他光着月亮头，阴沉着脸满目忧郁，手指抚弄着苍灰的辫梢，在青砖地上来回踱着步子。吕夫人乔氏年近五十，姿色已消蚀得一千二净，她脑后打了一个松松的徽州髻，穿着一套蜜合色宽边绣枣花对襟大袄，倚坐在大圈椅上，正用手帕拭泪。

李鸿章刚要行礼，吕贤基摆了摆手，指着一把木椅道：“坐吧，贤侄。”李鸿章望着悲悲戚戚的吕夫人，坐下不是站也不是，忐忑问道：“世伯，这是怎么回事？”

“哎——”吕贤基叹了口气：“你给我闯祸了！”

李鸿章吓了一跳：“哦，闯什么祸了？”

“还不是你代写的那份折子，皇上采纳了。”吕贤基半嗔怪道。

李鸿章这才想起，张乐行在安徽亳州聚捻闹事，消息传到北京后，皇上要在京二品以上臣工建言献策。吕贤基是安徽人，自然不能坐视，便叫李鸿章和赵昀代他草拟一份治捻方略。李鸿章熟悉家乡情势，他想起林则徐。十几年前，林则徐在广州禁烟，与英夷开战，发动乡绅耆老组织乡勇，兴办团练，协助官军抗击英夷。乡勇们平时务农战时为兵，饷糈粮秣由保甲自筹乡绅捐纳，外加少量官府资助。鸦片战争打完后，朝廷怕团练成为地方豪强手中的工具，惹事生非，把它们遣散了。近两年，粤寇捻寇哥老会三合会扯旗放炮的事情不断，朝廷兵员有限，只能依靠乡绅耆老在藉土绅兴办团练保卫乡土，但乡绅耆老都是山大王土霸王，割据一块小天地，各自为战，甚至横行乡里，搞得乱哄哄的。李鸿章建议先在安徽、河南、山东三省设置剿捻钦差行辕，抽调一批在京的皖、豫、鲁籍官员，统一管辖当地团练，协助官军剿捻，以防捻寇与粤寇南北汇合，若有成效，再推广全国。李鸿章熬了一夜，写出草稿，赵昀用钟王小楷誊写出来，吕贤基读罢很满意，呈报皇上。六部三院九卿的头品和二品大员有一百多人，呈报的方略五花八门，皇上偏偏看中了吕贤基的方略，正好派他出任安徽省团练大臣，统带团练。

“说正经事吧，”吕贤基又叹一口气，“捻匪在两淮闹得天翻地覆，省垣的告急文书一道接一道送往廷枢。军机处昨天接到安徽快报，粤寇攻克安庆，蒋文庆大人殉国，守城官兵如鸟兽一般星散而去。皇上紧急召集军机大臣和六部三院的堂官郎官会议，老夫也去了。你也知道，八旗兵长期养尊处优疏于训练，是打不了仗的，绿营兵武备不齐斗志不坚，也是稀松兵。朝廷把希望寄托在团练上，今天发了廷寄，要在湖南帮办军务的周天爵大人赶赴安徽接替蒋文庆，命我出任安徽团练大臣，与周大人共靖寇氛，收拾安徽的

烂摊子，三日内启程。天意难测呀！我一介文臣，从来没有操持过军务，此番回乡恐怕凶多吉少。而这个主意，是你出的。”

听了吕贤基的话，李鸿章既兴奋又忧心，兴奋的是，皇上的方略出自大臣，大臣的方略却出自僚属，自己一个小小七品编修，代吕大人拟了一份奏折，竟然被天子采纳；担心的是吕贤基是循循儒雅的文臣，不知兵，他出任剿捻钦差，在血泊战阵里拼杀，恐怕力不从心。他小心问道：“世伯，您老年过半百，怎能组团打仗？”

吕夫人听到这里又抽泣起来。李鸿章这才明白她为什么哭：由于家乡闹捻子，她半个月前才从安徽进京寻夫，满以为可以过几天太平日子，没想到转眼丈夫又得奉旨回乡。一想起家乡兵荒马乱的样子，她就愁肠百结叹息不止。

吕贤基语气悲凉，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只是强忍着才没有掉下来：“哎，圣命难却呀。‘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周天爵八十岁的人还得辗转老脚督师安徽，可见朝中无人——我半生为皇上效力，到头来还得把老骨头埋回故乡。”

李鸿章心中忐忑，他没想到这份皇差给吕贤基带来如此沉重的压力，竟让他长吁短叹。李鸿章沉默了半晌无语。

吕贤基仿佛意识到在晚辈下属面前愁肠百结悲声叹息有失体统，他清了清嗓子，话讲得又缓又重：“向外省派团练大臣的主意是你和赵昀替我出的，皇上让我趟祸水，你们二人也跑不了。老夫奏请皇上，要你和赵昀与我同行，随营参赞。皇上允准了，明天上午，吏部的札调令就会送到翰林院。”

李鸿章脑门一热，太阳穴“啐”的一跳。这个消息太突然了！翰林们效力期满后，不是派到六部三院出任京官就是外放知府或通判，最不济也给个知县，除非主动请缨，很少有投笔从戎的。刚才他还和赵昀、沈桂芬等夸夸其谈说古记讲雅事，清议前敌统帅，没想到转眼就轮到自己上战场，他立马有一种风标崖岸暴雨淋头之感，说不清是惊是喜是热是寒，只觉得自己就像一株浮草，被命运的大潮挟裹着，高颍沉沦、成败利钝全都无法逆料。

吕夫人又呜咽起来：“你入火炕是身不由己，为什么还……还要拉上人家李公子？呜……呜……”

吕贤基被她哭得心烦，厉声喝道：“妇人之见！大丈夫就是马革裹尸，也是沐浴皇恩为国效力！再说，朝廷也不会丢下臣子的眷属不管。秋水，你扶她先歇息去，给我们炒几碟菜，简单点儿。”秋水赶紧搀了夫人去厢房，然后下厨房去了。

不一会儿，秋水端着一个黑漆托盘，上面放着油焖豆腐，清煮芋头片和